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統治者

(六)

哈社
代衡
著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舊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商務印書館發行

愛公用
惜州

國書
使用

者 治 統

(六)

著 代 哈
譯 衡 杜



空軍軍官學校圖書館

登錄號

552

著 名 界 世 譯 漢

類 號

085.12

0030

89216
003046



第二幕

第一景

比里尼山脈和鄰近的山谷

這是從半空中望下去的景像，所能望得到的最近的區域，是在北面的巴雄尼，南面的龐貝路那，和西面的聖·西巴斯諦安之間，包含着甘達勃里羣山的一部分。時間是在二月。雪不僅蓋滿着山峯，同時還蓋滿着較低的斜坡。穿過關卡的那些路道是已經給走得爛熟了的。

啞場

在許多高出的地方可以看到一大羣的拿破侖的軍隊，人數約莫有三萬，正在慢慢的爬過從

法蘭西那邊通到西班牙這邊的疆界來。稀薄而長長的隊伍彎彎曲曲的沿着道路前進，有時候中斷，有時候卻完全消失在筆直的巖崖和廣覆的樹林後面。重礮和運輸車的椽白色的車篷，顯得是那行列中的最大的東西，它們被吃力的拉上斜坡，走向分水嶺，它們的輪子的軋軋聲，就是在高高的雲堆裏都能夠聽到。

同時，另外還有一大串礮隊和三萬兵士，卻正在渡過靠西面的山谷裏的那條比達索亞河去，這行動是跟這有計劃的進兵完全合拍的。

沿着那穿過比斯凱的大路，有許多驚異的本地車夫都把他們的蓋着羊皮的牛車拖在路旁，讓軍隊走過；在那伐爾，有好幾羣平靜的田夫好奇似的望着這些在眼前走過的步兵和馬兵。時間過去，有好幾個北方的要塞已經很接近着這些走近來的軍隊了。它們的官吏都應着敵軍的召喚顯現出來；他們作着一度似是而非的解釋之後，那些不被歡迎的外來的軍隊，使糊裏糊塗的給開了進去。

像這樣的算是被佔領了的主要地點，在前景中有龐貝路那和聖·西巴斯諦安，在向着地中

888
V.6

海的閃光的地平線的遠處，卻有非圭拉斯和巴爾西羅那。
啞場完畢，山霧把各處籠罩着。



第二部 第二幕 第一景

五九一

國家圖書館

004638086

第二景

阿朗恢斯，馬德里附近

「和平親王」戈多伊宮中的一個房間

一間內室顯示出來，很華麗的裝飾着許多圖畫，花瓶，鏡子，絲織掛件，鍍金的躺榻，和幾張造得非常精緻的琴。時間是在半夜裏，那房間是由幾架有屏幃的大燭臺照亮着。在全景後面的中部是一座有着厚厚的帷幔的大窗。

戈多伊和瑪麗亞·路易莎王后是在一張沙發上調着情。和平親王是一位漂亮溫雅的中年人，生着一頭髮髮，和一副好說話的情色。王后是比較年紀大一點，但是因為施用了許多化妝技術的原故，在暗淡的燈光中卻顯得年輕不少。她有一副顯著的面貌，一雙深黑的眼睛，低低的眉毛，由一條綴珠寶的頭巾束着的黑頭髮，頭髮鬆曲的垂下在前額和太陽心上；她又帶着

長而重的耳環，穿着件袒胸的緊身衣，袖口在肩頭上鬆起着。一件外衣和其它的面巾之類的東西，是放在她身邊的一張椅子上。

戈多伊（沉默了一會之後）

親愛的，親兵方面始終還堅持着，不叫王上離開阿朗恢斯呢。

王后

那麼就讓他們堅持好了。

我們留在這裏也好，我們要離開這裏也好，反正拿破侖馬上會帶領人馬到這裏來的！

戈多伊

他說他這次祇打算和平對付……我們要準備！

王后

最親愛的，我們最好是逃到安達魯西亞去，
如果時間來得及，就可以從那裏轉到美洲。

戈多伊

我已經布置好了七千名兵士來保護我們，
在加提斯港口上也準備了船隻。可是親王
卻竟無論如何不肯逃走，他認為法蘭西兵
一定可以救了我們的。

王后

菲爾南多必需要走！……

我最親愛的朋友呀，我們兩個人現在祇好
先顧自己逃走，而把其餘的人交給命運了；

我們還可以到西方的花園去消磨這殘生——
國王的壽命是一定不會再支持得很久，
他的精力到現在差不多已經消磨殆盡了。
不過可惜的是，你的愛情是並不能專一的！
親愛的，你至今還在跟約瑟法·都多來往嗎？
她可不能像我一樣把全生命交付給你呀！
爲什麼在她之外還有着許多旁的女人呀？
我所佔據的部分是多麼小呀！

戈多伊

這是當然的。

要拋棄她們，我是絕對辦不到。你不要忘記，
在前幾年的時候，你也有着這麼許多情人。

王后

親愛的，我知道，我承認！你是不能拋棄她們；不過，你如果能夠再平心靜氣的想想清楚，我屬於你是經過多麼久的時間，而那許多別的歡樂，都不過是你不在眼前的時候的，我的無可奈何的消遣罷了：你明白這一層，就應該對我忠實一點的！

戈多伊

不錯，我最親愛的。

不過，我總從來沒有失約於你，我總從來就照着一定的規律來找你，也算對得住你了；——我總一禮拜跟你在一起，一禮拜到別處去。

這樣的辦法，對於我也是很麻煩而危險呢。——
同時你也自己答應過，許我跟約瑟法來往，
而且也表示過，對德雷莎，你是並不妒忌的！

（外面傳來一陣聲音。）

啊，這是什麼原故呢？

他從她身邊跳起來，穿過房間走到窗邊去，很小心的揭起了那帷幕。王后顯着吃驚的神色，跟着他過去。

王后

會不會是起了暴動呀？

戈多伊

趁他們還沒有看到，先把這些燭火熄了吧；
他們會以為我此刻是在那邊的王宮裏的。

他匆忙的把所有的燭火都吹熄，祇剩下一枝，他把它拿來放在幽隱的地方，因此，屋子裏是顯得很陰暗了。隨後，他把帷幕拉回原處，她走到窗口，伏在他身邊；他一面用手臂把她抱住，一面跟她一起向窗外望着。

在屋子前面，有一隊驃騎兵駐紮着，在駐軍外面，便是一片方場。在另一方面的燈光中顯出了王宮的白色的前景。在宮殿的側面有一座圍牆，牆裏是園子，花徑，和一座橘林。牆上有一扇小門。

一羣軍民混雜的羣衆擠滿了王宮前面的那塊空地，他們吶喊着，互相熱鬧的招呼着。在他們的喧鬧稍稍平靜了一會兒的時候，便可以聽到宮中的小瀑布上面的塔古斯河的河水的潺湲聲。

王后

這樣牽延着，簡直把逃走的機會都耽誤了！
巴黎的恐怖時代的慘劇會在這裏重演的。
我倒並不是怕我自己。不，不，我怕的是你呀！
(她拖住了他。)

萬一他們竟對於你加以傷害，我是一定會
像在自己身上刺了一刀似的心痛死了的！

戈多伊(吻着她)

現在，最重要的問題是該用什麼方法把你
送回到宮牆裏面去。在這風聲緊急的夜裏，
你爲什麼竟敢冒着生命的危險到這裏來？

王后(熱情的)

我是情不自禁呀，——而且我也願意冒這危險！
與其讓靈魂饑渴着，我是寧可犧牲一切的。——
今天，也許是相愛許多年後的最後一晚了，
你爲什麼還要罵我呀？

戈多伊

親愛的，我並不罵你；

我是爲了你自己，纔會表示着這種遺憾的。
你無論如何要想法子馬上就離開了這裏。
他們施行這種威脅，決不是爲了要對付你，
而是對付我一個人……你那位侍女在那裏呀？

王后

在下面。還有名僕人陪着她。她們很靠得住，

什麼事情都可以讓她們知道的。——可是你呢！

（喧擾繼續着。）

戈多伊

我有法子逃走。把她們叫來。你們三個全要照來的時候一樣的戴着面罩纔能夠出去。

他們退回到房間裏。瑪麗亞·路易莎王后的隨侍命婦和僕人被召着。她們一起進來了。她們三個都開始戴上了面幕，戈多伊準備帶領王后走下樓去。

王后

不用陪我了！我是不不要緊的。我們都很安全；你替自己想想法子吧。能不能從後面逃走？

戈多伊

可以的。——可是要等我把這裏安頓好了再走。——

羣衆不知道那邊有一扇邊門——你們走那邊，再從邊道繞過去。——那邊現在還沒有什麼人。

（王后，她的隨侍命婦，和那僕人匆忙的走了出去。

戈多伊又從窗口望着。暴亂的羣衆已經離開得遠了一點，屋子前面暫時已經沒有什麼人在那裏；三個裹着面巾的人可以從窗口望見，她們正匆忙的走向王家花園的牆上的小門去。當她們達到小門的時候，一名哨卒站起了攔着她們。

戈多伊

啊——現在她們可糟了！天，她們爲什麼要來呢！

看見他們在開着談判。有一件東西，顯然是賄賂，交給了那哨卒，於是那三個便被允許溜進去，王后顯然並沒有被認出。他放下了心似的喘過一口氣來。

現在要替旁的那幾個設法了。真是天曉得！

他按着鈴，一僕役進來。

加斯底略菲野爾伯爵夫人此刻在那裏呀？

僕役

親王，她是在那裏找您。

戈多伊

你馬上去把她找來。

啊，她來了！（向僕人）很好，你去看守着那邊的方場吧。

戈多伊的情婦，約瑟法·都多夫人，走進來。她是個年輕而美麗的女子，她的活潑而深黑的大眼睛現在像是蒙着雲翳。她已經準備逃走而穿好了衣服。僕役走出去。

約瑟法（喘不過氣來似的說）

我本來是應該早一點就來了，可是我知道王后是在這裏跟你調情。她爲什麼偏偏要揀今天這樣的夜晚到這裏來跟你胡纏着，彷彿經過那麼許多次還沒拿你纏暢似的！

戈多伊

美麗的女子，不要這樣說！你是不必妒忌的，你很知道我的愛情是安放在那一個身上——她自己要來，我可沒有法子攔住她不給來。

你很知道這個老傢伙的脾氣，你也很知道，我是不得不敷衍她，讓她感到滿意了回去！

他連接的吻着她。

約瑟法

可是你瞧，那班暴徒是愈聚愈多了！他們是整千的從馬德里步行着蜂擁到這裏來的。他們會不會從王宮那邊撲到我們這裏來？

戈多伊

也許還不會。可是你無論如何應該快逃走！車子已經等好在那裏，行李也完全裝好了。

（他又向外面張着。）

不錯，車子就在那邊；暴徒們是在走近來了，

我望過去彷彿是由蒙底訶帶領着，——是不是？

不錯，他們在喊着『彼得叔叔！』——這指的就是他。

現在時候還來不及。我自己來送你下去吧，

我可以送你到不能再冒險的地方纔回來。

〔他們離開了那房間。〕

不多一會之後，戈多伊已經把她帶下樓去，自己便又從新走了進來，又向窗外望着。約瑟法的車駕由幾名戈多伊的衛隊護送着走開去。突然傳來了一陣喊聲，羣衆衝了過去，把那車輛攔住了。接着是一陣爭吵聲。

羣衆

彼得叔叔，這一定那個嬖人把菲爾南多親王帶走了。快攔住他。

約瑟法（從車子裏伸出頭來）

蒙底訶伯爵先生，請您叫他們不要鬧。我祇是一個女子，我是加斯底略菲野爾伯爵夫人。

蒙底訶

朋友們，讓她過去吧，讓她過去吧！這不過是他的那個自稱爲伯爵夫人的漂亮的相好，貝帕·都多。近來，我們的尊稱時常是用得很滑稽的。我們馬上就可以把那雄的抓住了！

羣衆（互相說着）

國王和王后和菲爾南多全在他們自己宮裏——不是在這兒！

依然留在王宮前面的那些人突然吶喊着，引起了羣衆的注意，他們開始擁回到那邊去，同時卻把約瑟法夫人的車子放過了。

羣衆（走近王宮）

把國王和親王叫出來。國王萬歲！他不能走的。啊！他已經走了！我們要見他！我要他放棄了戈多

伊！

王宮前面的喧聲依然在增加着，一個人形從一處洋臺上顯現出來。從燈光中，戈爾伊認得是菲爾南多，阿斯圖里亞斯親王。他是在那裏搖着手。羣衆突然靜了下來。

菲爾南多（聲音顫抖着）

市民們！我的父王是跟王后一起在宮裏。他今天是很吃力了。

羣衆

親王，你要答應不叫他離開我們。你答應呀！

菲爾南多

可以。我可以替他答應的。他誤解了你們的意思，以爲你們要他的腦袋。他現在是明白一點了。

羣衆

那個混蛋的戈多伊故意向他虛報着我們的要求！打倒和平親王！

菲爾南多

我的朋友們，他不在這裏呀！

羣衆

那麼請國王向我們宣佈，他已經把他革職了！我們要見他。要見國王；要見國王！

菲爾南多走了進去。國王卡羅斯不情願似的走出來，向羣衆的喊聲鞠着躬。他用顫抖的手拿出了一張紙片。

國王（讀着）

「因爲這是國民的要求——」

羣衆

陛下，說得響一點！

國王（更響一點）

「因爲這是國民的要求，我現在把和平親王馬努愛爾·戈多伊爵士免去了陸軍大元帥和海軍大提督的職務，準他自動的離開國境，無論到什麼地方去。」

羣衆

好哇！

國王

市民們，這道命令明天就可以在馬德里公告出來了。

羣衆

好哇！國王萬歲！打死戈多伊！

國王卡羅斯從洋臺上走了進去，而民衆的人數還是在增加着，他們全望着戈多伊的住宅，像是在想着攻打進去的方法似的。戈多伊從窗口回到房間裏，向四面望着，忽然嚇了一跳。一位慘白，憔悴，但是態度很鎮靜的女子，穿着件雖然陰沈而很雅緻的長袍，一個人站在黑暗中。她是和平郡主，布爾朋族的德雷莎。

郡主

馬努愛爾，不要怕，這是你不幸的妻子。她不會傷害你的！

戈多伊（聳着他的肩膀）

他們卻也不會傷害你！你爲什麼不留在王宮裏呀？你在那邊是要安寧得多了。

郡主

我真不懂得你爲什麼要把我的安寧看得那麼重。你已經救出了你的幾個真的妻子。至於你的名義上的妻子會發生些什麼事情，卻又有什麼關係呢？

戈多伊

親愛的，這很有關係。我永遠是很公平的。但是，你有着一種特權，根本用不到我來救你，因此我纔有工夫救那幾個需要我救的人了。（聽到暴亂的羣衆在走近來。）我真希望我能够像你一樣的沒有危險呀！

郡主

不要響！

他又向外面張着。他的驃騎兵衛隊還端端正正的站在府邸前面；但是從隣近營盤裏來的親兵卻幫着民衆嘗試着要衝破戈多伊的驃騎隊。鎗聲響了，戈多伊的衛隊祇能讓步，好幾扇門給打了進來。

羣衆（在外面）

殺了他！殺了他！殺死馬努愛爾·戈多伊！

聽到他們在衝進院子和屋子來。

郡主

我看你還是走開吧！你不能幫助我，你還是救了你自己吧！木材間裏的那一堆草蓆可以把你隱藏起來的！

戈多伊急忙走到一扇藏在假的書架後面的平門邊去，按着那上面的彈簧，回過來，吻着她，便躲了進去。

他的妻子坐下來，把背靠着那平門，拿扇子替自己扇着。她聽到羣衆走上樓梯來的聲音，但是她並不驚動，不多一會，羣衆便闖了進來。那幾個爲頭的都拿着木棒，短刀，和其它各種臨時的

武器，有一些不穿制服的親兵卻拿着戟。

第一公民（在暗淡的光中張望）

他在那裏呀？殺死他！（看到郡主。）你過來，他在那裏呀？

郡主

和平親王已經走了。到那裏去我不知道。

第二公民

這女的是誰？

親兵

是馬努愛爾·戈多伊的郡主。

公民們（坦白的）

郡主，我們極誠意的要請你原諒！——你是個

被虐待的妻子，而我們是被虐待的人民！
共同的不幸可以使我們兩方聯合起來，
我們是決不願意損害你的一根汗毛的。

郡主鞠着躬。

第一公民

可是，郡主，你卻斷然不能再耽在這地方，
因為我們準備在這裏搗亂！可是，我們要
先把你安安穩穩的送到了那邊宮門口，
或是你指定的旁的什麼地方。

郡主

我是隨便。

隨你把我送到那裏都好。他可不在這裏。

有幾個人臨時組成了護衛，陪着她走出房間和那座屋子去。剩下的人還有許多，卻開始在房間裏搜尋起來，有一些還成羣結隊的打進房間的別部分去。

有幾個公民（回來）

在這兒搜是沒有用處的。她說過他並不在這兒，她是一位很靠得住的女子。

第一公民（冷冷的）

不過她是他的妻子。

他們離開了這房間到別處去搜尋，可是依然失望的回來。

有幾個公民

他一定是不知用什麼法子溜出去了！既然咱們打不到他自己，那麼把他的骨董打掉了也好。他們開始把傢具打成碎片，把掛件撕下來，在樂器上踐踏着，又在從牆上除下來的圖畫上用腳尖踢了許多洞。他們把這些東西，連同鐘錶，花瓶，雕刻，和其它的許多東西一起，都紛紛的向窗外丟着，直到這屋子完全成爲破爛零落的所在。在混亂中，一隻琴箱給從桌上打下去，在跌到地板上的時候，因爲受着震動，卻開始奏着一支良夜幽情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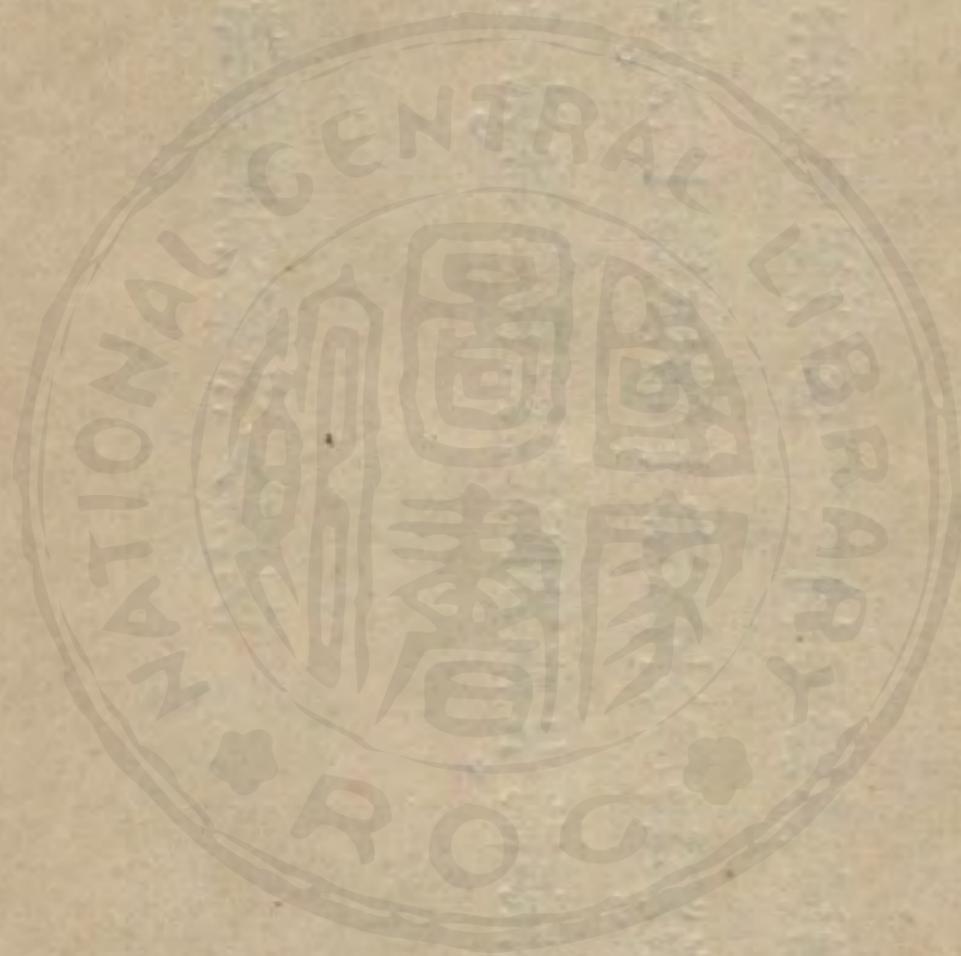
蒙底訶伯爵進來。

蒙底訶

不要這樣，朋友們；不要這樣！這是沒有道理的——
這完全是沒用處的出氣的行動！我有話要說：

那位法蘭西大使，德·波阿爾奈，是已經來到了，他在那裏找尋我們王上。跟着他來的是繆拉，帶着他的三萬軍隊，而且有一半是騎兵，快要迫近到我們的那個倒霉的都城馬德里來了！我真不知道這個波納巴特究竟怎麼在打算；他的藉口是說要幫助着我們去奪取葡萄牙，可是我們要葡萄牙什麼用呢？據我估量，也許他的目的是要誘我們大家全上了他的圈套！王上是要退位的，而且他是立刻就要退位了，就是那些不會活得長久的人也還能看得見。——我們已經把我們國家從奸臣手裏救了出來，現在，誰能把我們從所謂『朋友』手裏救出來呢？

暴亂的羣衆疑惑似的停了手，走出去；在地板上的琴箱繼續奏着，蠟燭已經燒完，那房間被包裹在夜的黑暗中。



第二景

倫敦 在撒利斯勃里侯爵夫人家裏

一間很大的會客室顯現出來，佈置成談話室的樣子。這是在接着的夏季的一個晚上；現在，這屋子還空着，而且暗淡無光。在一頭放着一件龐大的寫真，表示不列顛給予西班牙以幫助，另外一頭是一位時間之神在替西班牙的國民軍的旗幟加着月桂冠。

年歲之精靈

啊，你們幾位傳播人間消息的精靈，

請你們說一說，歐洲的不息的紛爭，

是怎樣把一個和平的去處也捲入了波心！

謠言之精靈（唱）

一

西班牙國王已經服從了命運的支配，

他是已經決定要退位；

他的王后是從來就那麼放逸又荒唐，

她至今還不肯放開她那位「和平親王」，

誰料到這縱慾的行動，

竟把布爾朋王朝斷送！

波納巴特是打算用他自己手下的人，

從此就永遠佔據着這西班牙的王庭。

二

最可憐的該算是那些西班牙的百姓，

竟成爲受支配的物品；

他們夢想着英吉利會來幫他們的忙，
便派代表到他們議院裏去說短道長。

他們相信英國的兵力，
定能够幫助他們獨立；

他們相信這完全是爲着正義的鬭爭，
無論成功或是失敗，都得拿性命來拚！

年歲之精靈

上天的意志又穿過空間，用它的指頭

把塵世上的凡人們當做泥土來塑弄；

我們將看到人們的熱情，罪惡，和煩憂，

又會毫無抵抗的服從

那變化多端而毫無定見的冥冥之靈，
它老是在暗地裏指揮着人世的旅程。

會客室裏的燈點亮了，女主人走進來。許多大使和他們的夫人，路特蘭公爵和他的夫人，桑麥塞特公爵和他的夫人，斯太福德侯爵和他的夫人，斯太亞伯爵，威斯特謨亞蘭德伯爵，戈威伯爵，愛賽克斯伯爵，克蘭里子爵和他的夫人，莫佩斯子爵和他的夫人，梅爾朋子爵，欽奈德爵士和他的夫人，德·羅爾男爵，查理·格雷維爾夫人，凱文提希氏諸夫人，託馬斯·霍普先生和他的夫人，根寧先生，菲茨勃特夫人，和其他許多著名人物，都紛紛的進來。最後，她走到門邊，去分別的迎接着威爾斯親王，法蘭西諸親王，和加斯德爾西加拉郡主。

撒利斯勃里夫人（向威爾斯親王）

大人，我們抱歉的告訴您，那兩位西班牙的愛國志士還沒有到呢。我想他們一定是因為不認識這裏的路徑，所以遲延了；他們一定馬上就會來的。

威爾斯親王

我親愛的女主人，你用不到性急。真的，我們有許多話可以談！我知道我們的大臣和那兩位貴賓之間的協定，一定包含着釋放我們這裏的西班牙俘虜這一條，這樣可以供給他們兵器，讓他們回去爲祖國的獨立而奮鬥。

撒利斯勃里夫人

如果他們真能够阻攔了那個可惡的科西加人的前途，那真是一件幸運的事了。我不久之前聽到說，那個向福克斯先生提議暗殺他的可憐的外國人季野·德·拉·什佛里野爾，幾天之前已經在比賽特爾的瘋人院裏死了，而且死得很慘——也許是私刑弄死的吧，可是沒有人知道。我們真希望福克斯先生當時能够——啊，他們來了！

西班牙的馬德羅薩子爵和諦野戈·德·拉·委伽爵士進來。他們由伴送他們的希爾隊長和伯戈特先生介紹着。撒利斯勃里夫人又拿他們介紹給親王和其他的人。

威爾斯親王

子爵，真的，我們剛在這裏講起你呢。你到我們敝國來，有着很重要的事情吧？

馬德羅薩（由伯戈特作着解釋）

大人，這對於我們真是一件很費力的事。可是，你們貴國對於我們的親善，我們卻受到極深刻的印象而非常感謝着。

威爾斯親王

你們實際上是代表着西班牙人民嗎？

馬德羅薩

大人，我們是由阿斯圖里亞斯的

民衆大會直接選派出來的代表；別個省份不久也會派代表來的。我們有正式的委託文件，託我們來跟這個國家訂立聯盟的條約，以準備對抗我們那殘暴的敵人。此外，還有一封給你們王上的信；還有一張宣言的稿子，這宣言是馬上就要熱烈的在敝國公布了——這宣言上說：國王卡羅斯和他的太子菲爾南多親王竟把那王位讓給拿破侖所指定的人，那真是一件欺騙人民的事，我們人民便

也可以從此不再忠實於國王了。

菲茨勃特夫人

我想，這次篡位是因王族的分裂而引起的吧？

馬德羅薩

夫人，這話很對，同時也爲了他們愚蠢的老求着法蘭西皇帝的保護；加以他們早就膽小的打算偷偷逃走，便更促成了這事實。這正是一個他等了好多年的機會。

菲茨勃特夫人

一切都是和平親王戈多伊這個人害出來的！

威爾斯親王

真見鬼，瑪麗亞，你知道的真多！怎麼，波納巴特自己這樣的想着，「這個西班牙是一塊有趣的地方，正可以在我的土地上添上那麼一兩畝；就這樣幹一下子吧。」

諦野戈爵士（向伯戈特傍白）

這位夫人就是威爾斯郡主嗎？

伯戈特

嚇！先生，不是的。郡主是在肯辛登和別些地方遊玩，她有她自己的幫人，不跟她丈夫一起在看家的。這位夫人是——你知道，許多人都說就是他事實上的太太；可是——

譚野戈

啊！在這裏，女子也這樣混來混去的，就像在我們宮庭裏一樣！她就是這一位和平親王的貝帕·都多嗎？

伯戈特

不是的——先生，這話可不盡然。

譚野戈爵士

不錯，不錯。好，我的朋友，我留心一點就是了。我們西班牙固然是不成，可是你們在英吉利的，卻也並不是聖人啊！

伯戈特

不錯，我們並不是聖人。不過你們是露着臉犯罪的，我們可總要戴上一個面具。

諦野戈爵士

真是有道德的國家呀！

路特蘭公爵夫人

有人以爲阿斯圖里亞斯親王菲爾南多快要跟一位法蘭西的公主結婚，這樣可以把兩個國家和平的聯合起來。

馬德羅薩

有這個話。而我們那位輕信的親王差些兒還聽了旁人的慫恿，要去跟拿破侖在巴雄尼會面。此外還有那位頭腦簡單的可憐的國王，還有着了魔的王后，還有馬努愛爾·戈多伊。

路特蘭公爵夫人

那麼戈多伊已經離開阿朗恢斯逃走了嗎？

馬德羅薩

是的，他是躲在閣樓裏逃脫的。於是，他們就全去請求拿破侖的保護了，王后還在他面前立誓的說，國王並不是菲爾南多的父親！這一夥人合起來，真可算得是一個小小的有趣的動物園。誰也不知道他們將來會發生些什麼事情。

威爾斯親王

你們可是希望我們馬上派軍隊出去嗎？

馬德羅薩

大人，我們所最需要的，是兵器和軍需。可是我們願意讓英吉利內閣自己去決定最好的辦法；無論什麼辦法都好，祇要能夠幫我們向這個世界的暴君報復了這些恥辱就是。

路特蘭公爵夫人（向威爾斯親王）

大人，我們究竟用什麼方法來幫忙呢？

威爾斯親王

我聽說，我們馬上就要投票決定這五千萬的軍費問題。我們要着實的打擊他一回；子爵先生，要替你保衛着你們的尊貴的國家。關於這事情的辯論明天就要開始了。這將是底得故世了以後下議院所碰到的最重大的事情。召集開會的薛里登已經說過，他將跟肯寧完全取一致態度；天哪，就像他的『評論報』裏的黨派一樣，當政府和反對派同意了的時候，他們的一致行動是著實可以驚人的！馬德羅薩子爵，你和你的朋友們必需要到議會的行廊上來旁聽。真是的，你們非去不可！

馬德羅薩

大人，我們已經約定要去的。

威爾斯親王

子爵先生，你聽聽，你以後就會知道英吉利議會裏的辯論是怎麼一件美妙而偉大的事情！在這裏，像大陸上那樣的欺騙是沒有的。祇是有時候卻需要由法庭來維持秩序罷了；我想如果這是在上議院開會，那就更好一點。可是，薛里登說，他這兩天內已經把他的話練習好了，他還在他父親的字典裏找到了許多會叫人嚇怕的長字。——（向菲茨勃特夫人）啊，瑪麗亞，現在我要回家了。

撒利斯勃里夫人

那麼，英吉利終於要在這場猛烈的糾紛中衝到最前線去；而且完全出於義憤的要傾它的全力來應戰，來挽救整個歐羅巴。願上帝保佑正義所在的方面！

威爾斯親王離開，別的賓客們也都開始紛紛告退。

年歲之精靈的半合唱隊一（縹緲的音樂）

讓這一羣油嘴的人去作着各種估量，

祇消再等過四個禮拜，就會顯示了一切的真相。

半合唱隊二

要等那個議會作過了辯論纔見分明，

那時候纔可以號召全國，開始激發愛國的熱忱。

半合唱隊一

那時候，纔會看到那些港口裏的船隻，
載滿了武裝的兵士，迎着風，向海峽的對方進逼。

半合唱隊二

那時候，纔會看到西風送着戰艦前航，
而比斯凱灣裏的海水，將悲悼不可補救的創傷。

合唱隊

我們飛到南方去吧，我們是生着翼翅，

我們到那邊去看看這一位國手所著下的棋子！

會客室已經被外邊的黑夜所遮掩，觀點很快的向南方移轉，倫敦以及它的街道和燈光變得小下去，直到完全在遠方消失了爲止，而倫敦的市聲也被海峽和比斯凱灣上的水波的潺湲聲所替代了。

第四景

馬德里和它的附近各處

就是這一個七月間，一個熱得叫人窒息的白天之後的灰暗的薄暮。呈現在眼前的是一幅從城裏的屋頂上望下去的景像。那日灼的屋頂，黃色的炎熱的牆，都城的藍色的影子，都顯得跟平常一樣，祇除了稍稍有點新的裝飾。

啞場

看熱鬧的人聚集在中區的街道上；特別在太陽門廣場附近，人是聚得更多。他們顯着好奇的樣，子但沒有熱烈的表示。一隊隊的法蘭西兵士在民衆面前來來去去的巡行着，彷彿把他們

彈壓得非常安靜了。

都市近郊上傳來礮隊鳴礮的聲音，禮拜堂裏的鐘開始打着；但是這聲音卻慢慢的輕起來，變成一種悲涼的亂鳴，最後，是完全沈默了。同時，在北方地平線上的一片乾燥的，沒有遮攔，也沒有樹木的，可以環城一覽無餘的平原上，卻起了一陣灰塵，看見國王的行列在走近來。這是那新的國王，約瑟夫·波納巴特。

他走近來，由四千名軍容壯盛的意大利兵扈從着，那輝煌的車駕後面，跟着一百輛載着他的隨從的車子。當那行列走進城來的時候，有許多屋子都把大門關上，許多市民離開了他經過的路徑走到別處去；至於還剩下在那裏的許多人，卻也都轉過了背，不去看這景像。

約瑟夫王這樣的走過了東方方場而達到了大理石的宮牆邊，在那裏，他下車來，由一些貴族，一些教士，和佔領着那宮殿的幾位法蘭西將軍迎接着。傳令官從宮中走出來，急忙的向城中各處走去，各處都吹着喇叭，又大聲的宣佈着約瑟夫已經登基爲西班牙王。這聲音，民衆祇是一聲不響的接受着。

（日落幕下。

第五景

英吉利海岸和西班牙半島之間的大海

在同樣的七月天氣，從高處向東面望去，這景像包含了廣闊的洋面和它的海岸線，從極左面的科克港一直到極右面的葡萄牙蒙德戈海灣。極西角，（註一）和西里羣島，威桑和非尼斯代爾角，都是在這幅畫圖中部的突出的形體，而英吉利海峽是靠近中央像一路小路似的退向後面。

啞場

在這景像上可以發現四堆像蛀蟲似的運輸船在靜悄悄的掠過這廣闊的水面。第一堆，在右

面，正在蒙德戈角後面轉進蒙德戈海灣去，慢慢的不見了；第二堆，在中央，正從普萊茅斯海隘走出來，準備航上海峽去；第三堆正在離開聖海倫角向同樣的道路走去；第四堆，離海峽還很遠，卻顯然是在跟着前面兩堆緩緩的前進。一陣東南風猛烈的吹着；按照那些船隻所達到的部位看來，它們有幾隻是拿左舷向着風直接的航行，有幾隻卻迎着風曲折的前進着。

憐憫之精靈

請問這許多船隻究竟爲的是什麼呀，

要在這霧氣昏沈的大暑天，

急忙忙從不列顛的船塢和港口出發，

來到這閃光的南國的海邊？

謠言之精靈（唱）

半合唱隊一

那些都是載在海船上的武裝的隊伍，去阻攔跋扈的軍人在這歌舞的國土

肆無忌憚的到處任意橫行。

這些船隻隻隻都擁擠得像載着牲口，每一隻都有幾千的戰士在準備狠鬪，還有帶領他們的幾位總兵。

半合唱隊二

那走在前面的一隊輕盈活潑的船隻，此刻已經向南方的蒙德戈海口進逼，裏面載着惠萊斯里，希爾，和克勞福德，以及那位大將的隨侍副官；

還有託倫斯，弗格森，和菲因他們三位，

還有許多中下軍官以及他們的軍隊，
還有那猛烈的戰事中所必要的準備——

這是以防不測的軍醫一團！

這裏的兵士將近有一萬二千的人數，
這許多健兒全都是自動的前來應募，
他們祇是一往直前，絕不會踟躇反顧，
是這樣的勇士擠塞了戰船！

半合唱隊一

另一隊正離開聖海倫海岸迤邐南下，
那裏載着伯拉德，霍普，和不幸的謨亞，
此外還有沛吉特和克林登；
屬於這一個跟在後面的艦隊的船隻，

所包含的數目是遠遠的超出了一百，
所載的兵士卻又將近萬名。

半合唱隊二

那第三艦隊是從普萊茅斯海隘出口，
司令軍官是愛克蘭德和安斯特魯叟，
兵士的人數達到六千有餘。

我們還看到有第四個艦隊跟在後背，
那上面卻是載着笨重的礮車和馬隊，
每架礮車上都裝好堅固的輪子，準備
走上那山谷間崎嶇的路途。

年歲之精靈

够了，你無需把他們的實力一一點明！

也許有人會失敗，會獲得不好的名聲。
我們祇消在這裏冷眼旁觀，靜待下文。

啞場（繼續）

在這幅廣大的場面上可以看到幾堆隔開得很遠的運輸船，由戰艦護送着，正在迎着風不知不覺的飄過去，正像光滑的鴨毛浮過一個池沼一樣。最南面的一隊是由阿塞·惠萊斯里爵士帶領着，已經紛紛的在前面所說起過的那蒙德戈海灣裏拋了錨，可以模糊的看到那些兵士從小船裏走上海灘去。同時，由謨亞帶領着的那一隊卻還在海峽的口頭，可以看到被對頭風打了回去。可是它又勇敢的航出海口，跟由安斯特魯叟帶領的，從普萊茅斯出發的那一隊合在一起，努力的繞過威桑，緊跟在惠萊斯里所經過的路線的南面。那最後的一隊運輸船也同樣的進行着。

在觀望處下面，一層層飄動的夏雲像一幅天篷似的把這景像遮住了。

(註一)極西角 (Land's End) 是在英格蘭康瓦爾州的角上；因位於全島極西處，故稱。



第六景

聖格魯

約瑟芬的內室

是那一年的殘夏的一個灰暗的薄暮，從舞台後面的還沒有放下帷幔的窗上，可以看到皇后和拿破侖，以及宮中的一些命婦和官吏，正在廊上的火把光中玩着『抓住我，祇要你能夠』的遊戲。搖動着的火把把斑駁的光亮和陰影射進房間，在那裏，祇有一兩枝蠟燭遠遠的點着。約瑟芬和拿破侖一起走進來，顯得有點氣急。她懶洋洋的去躺下在一張榻上，搖着扇子。現在，燭光照到了她身上，顯出了她的勻稱的面貌，她的生着長睫毛的柔和的眼睛，她的兩隻角翹起而時常在掀動着的嘴，和她的由一條金帶壓在太陽心上的深黑的頭髮。

皇帝在她身邊的一個座位上坐下了，他們誰都不說話；後來，他站起身，用肘子碰着幾件古玩，

開始在房間裏踱着。

拿破侖（突然陰沈起來）

我的朋友，這不費心思的遊戲的確是很好；
不過對於我們兩個人，今晚上也許已經是
最後一次在一起玩了。

約瑟芬（驚跳）

你怎麼能說這個話！

今天自從起身以來，我的這個可憐的頭腦
老是在作着許多恐怖的幻想，你怎麼還要
在這時候拿這可怕的夢魘來恐嚇着我呢？

拿破侖

我的頭腦簡單的約瑟芬，行將發生的事情是決不會因為故意閉着眼睛而避免了的。與其讓不幸從不注意的角落裏撲上身來，卻還不如張大了眼睛看它來到比較好些。

約瑟芬

也許這是對的，你是應該用這方法來處置！——一切歡樂真不過是暫時躲避了的悲哀呀。

拿破侖

哈，哈！這真是你的說法。近來，我是一天天的祇得到不好的消息。自從我在巴雄尼幹了那件奇怪的事情回來以後，我是時時刻刻都在這樣的想着，因此我不得不擔心着了。

約瑟芬

我們這一次的旅行，可不是一切都很好嗎？

拿破侖

可是內幕卻一點也不好。我們的在貝侖的軍隊是受了極大的污辱。由於杜朋的不幸，有二萬人都丟盡了臉！就在這同一個日子，我的兄弟約瑟夫到馬德里城裏去就王位，卻也像着了潮的爆仗般的放不出聲響來！從此以後，他的來信總是時常要口出怨言。

他們那邊的人都稱他爲“*Napoléon el chico*”，——

這意思就是說他們稱他爲「渺小的拿破侖」。再看看奧地利。事情也一天天的在壞下去，

他們對於英吉利的關注卻一天天在增加。此外，英吉利也已經用戰船載着軍隊過來，已經到了蒙德戈，由一個剛從印度回來的，名字叫惠萊斯里的人帶領着。他們是準備從維密羅南下到里斯朋。在不留意的預諾還沒有碰到他，而把他的全部軍隊趕回到那英吉利的煙霧裏（註一）去之前，他是一定先會幹下許多魔鬼式的暴行的！

約瑟芬

我的最親愛的，

你是在想着那些最不利的消息，可是此外，卻還有着許許多多叫人愉快的好消息呢！……

這個我知道，我知道。

拿破侖（踢開一張小凳子）

誠然，好消息也是有的；

可是這像蛀蟲般的時間卻老是在咬着我！
我這個王朝的嚴重問題，跟着時間的進行，
是一天天的在變得更使我提心吊膽的了。

約瑟芬

當然是那一件事情了！因為除了那件事情，
是什麼也不會使你一天到晚的擔心着的；
或者倒也並不是那問題本身在使你煩悶，
使你煩悶的卻是那些攪動這問題的舌子。
當初在意大利，行着光榮的登基禮的時候，

你也根本沒有想起這個皇位繼承的問題！
我當時簡直成爲你的仙子；他們都稱我爲
你的『勝利夫人』，我那時候真是多麼幸福的，
後來，卻有一些危險的人物走近來，天天的
在你那肥沃的頭腦裏種着些害人的莠草，
害得我像一條屋上的快折斷的橫木，也像
吱吱叫着的小耗子，也像飄落着的樹葉般
顫抖着了；他們已經把我幸福的時光殺死，
我以前的一切愉快和我以前的一切希望，
都馬上就要打着喪鐘了！

拿破侖（和藹的走近她）

可是幾年以前我們已經把這事情談起過；

而現在，因為完全像我自己的兒子一樣的
奧登斯的兒子一死，這問題便又從新出現。
這真是我的親愛的約瑟芬的自私的地方，
她竟會這樣毫不顧到整個法蘭西的福利，
以及我們這一個偉大的帝國的萬世基業。
像你這樣的偉大的犧牲，是會替你的一生
裝着輝煌的金飾而照耀千古的。

約瑟芬

難道說我

真是像英吉利的諷刺畫裏那樣的拙妻嗎？——

（他們把我畫成這個樣子，真是件殘酷的事！）——
你怎麼能說這叫人掃興的話呀！

拿破侖

不是，不是！

我的伴侶，你知道，我是至今還是很愛你的。如果我們之間早就有了很顯著的和睦，那麼你的恐慌纔能算得是有相當的理由。可是世界上誰都知道我們兩個感情很好。在全國中無論那一對比較有面子的夫妻，萬一到了爲事勢所迫而必需分離的時候，他們受到的謠言一定會比我們更多一點。

約瑟芬（撅起嘴唇）

謠言是現在就已經聽到了。

拿破侖

現在是什麼呀？

約瑟芬

瓦列夫斯卡夫人！在葉那戰事發生了以後，我想到到你這裏來，你卻竟這樣的推託着：

「氣候是那麼的不好，而路途又那麼的困頓，像你這樣體力和神經都非常脆弱的女性，是根本沒有希望擔當這種危險和辛苦的。」不錯，你這樣寫信給我。可是她倒不要緊嗎？

拿破侖（溫柔的）

這真不值得提起，不過是七天的奇遇罷了！

我要說的是關於法蘭西的事。——好幾年以來，時時刻刻像有一種力量在催迫着我，要我

解除了這個不生育的婚姻。

約瑟芬（突然哭泣起來）

你完全怪我嗎？

你又何從知道問題一定不是在你自己呢？

拿破侖

如果一定要我說出來，我倒有堅強的理由。

你剛纔說起的那個波蘭女子，她已經可以

證明問題不是在我這一方面。

（約瑟芬更厲害的哭着。）

你不要哭吧；

我的親愛的小小的約瑟芬，爲了像這樣的

關係重大的事情，你竟一點不肯讓步，那真

不能算得是賢惠的舉動呀。

約瑟芬

啊，怎麼，——你知道——

既然事情是不能免——能不能過幾時再說呢？

拿破侖（遊戲似的捻着她的手臂）

我的親愛的，我是已經等上了許多時候了！

自然像是一個日規，在這個日規上的影子，

是無論用什麼方法都不能倒撥過來！今年，

你是已經到了四十三歲的年齡了——

（約瑟芬又哭了起來。）

你想要

再多捱一些時候，那真是非常無聊的事情；

夢想着用一些迷信的藥品和迷信的治法來使一個不會生育的女子解除了這不幸，那實在也是一種極可憐的想頭，這種辦法，是祇有使你受到害處，而不會有一點好處。事情實逼處此的到了這地步，我也沒辦法！許多人都幾次三番的在向我請求着，使我也終於不得不承認他們的理由是很健全，而沒有方法不聽從他們了。親愛的，有時候你自己也曾經聽到這事情而忍受了過去。幾年以前，我的兄弟約瑟夫早就很坦白的向我表示着，他說這事情是絕對不能避免；他這個人，你一定很知道，對於你本人卻是

絕對沒有什麼惡意的。

約瑟芬

你揀了那一位公主？

拿破侖

你說我要娶那一位公主？這一層我是至今還沒有想到呢，這對象還是個模糊的——

約瑟芬

不，不；

這是亞力山大的妹子，我可以完全斷得定！——

可是爲什麼要這樣的癡想着親生的孩子

和僅僅是血統上的後裔呢？你自己也曾經

說過這是無足重輕的。你說過偉大的凱薩

死的時候也沒有兒子；他這樣的絕了後嗣，倒反受到後世的更大的尊敬。腓特力大帝也沒有看到有嗣子。對於一位偉大的人物，上天的賦予是已經够多的了，因此它一定會吝惜這一種平凡人所都能得到的幸福，這也是必然的天理呀！我的許多年的丈夫，你爲什麼不能在你的靈魂裏清除一下子，把照理應該替代了普通的血統的傳授的，那種更高的智力的傳授看得更重一點呢？——從父親到兒子的遺傳，往往會變動得很多，竟會反比不上兩個陌生人之間的類似呀！拿破侖的後裔是非像拿破侖一樣不可的；

他的王朝中的第二位君主，是必需要能够在身上寄託着所有拿破侖的靈魂的人物，那纔擔當得起全國的父親的偉大任務呀！

拿破侖（含笑的替她拭着眼淚）

我的親愛的，你以前總祇跟我談着那一些關於遊戲和娛樂的事，我真想不到，到今天你居然也會說得出這樣的一番大道理來！要是在當初，我徒勞的寫了許多封信給你，叫你到意大利來陪我，而你卻過意在家裏遙遙的向我賣弄着風情的那時候，如果你

在那時跟我說這些話，倒也許會有點效力！

可是現在情形卻不同了，現在我是在巴黎，

（帶着忿恨的樣子。）

而像這一種從前也許能夠打動我的理由，我卻不會聽了；你就是打算用手段來騙我，也得揀一個適當的時間。——可是我早就說過，這是爲着我們的國家。——隔一個鐘頭再談吧。

（吻着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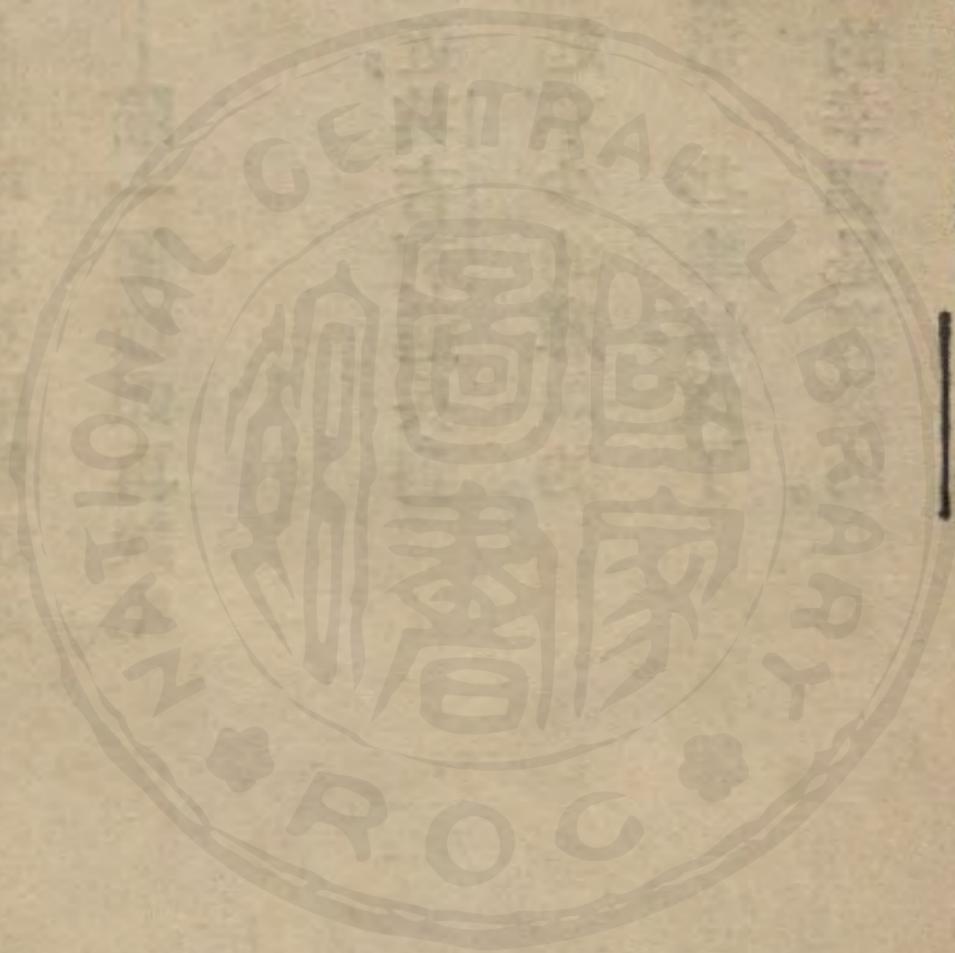
我要去叫人寫幾封信。最近，英吉利進兵到馬德里來，是必然的會引起不少的麻煩的。你也不必再苦苦的想着這一些事情，爲了國家的福利，犧牲點個人的幸福是應該的。我們大家都是飄浮在天風中的一粒花子，要吹到那裏去，什麼時候吹，要怎樣的吹法，

爲什麼要這樣，這都是我們所無從顧問的……
親愛的，我馬上就會回來，那強壯的路斯當
會拿着燈照着我進來。

在陰暗中閉幕。

(註一) 英倫多霧，故云。

〔拿破侖下。〕



第七景

維密羅

在葡萄牙羣山中的一個村莊，約莫在里斯朋北面五十哩遠的地方時間是在禮拜日早晨十點鐘。在村莊四周顯出了一隊包含一萬四千人的藍衣的軍隊，都互相分離的排着；還有一隊包含一萬八千人的紅衣的軍隊，卻排成了應戰的陣勢。藍衣兵是預諾所帶領的法蘭西軍隊；另一隊是惠萊斯里爵士所帶領的，不久之前纔登陸的英吉利軍隊中的一部分。

八月的陽光在英吉利兵的光滑的臉上，白色的綁腿布和白色的背帶上照耀着，他們一方面要出死命的打仗，一方面還流着汗，背着幾十斤重的背囊和皮袋，以及跟陰架木一樣重的火鎗。他們佔據着一些山岡，但是他們的陣勢卻是非常危險的，陸地在他們後面兩哩遠的地方

突然完畢，而成爲臨着大西洋的高高的懸崖。法蘭西軍是佔據着英吉利軍前面的山谷，兩軍的區別是非常觸目的：紅衣的軍隊幾乎並沒有兒馬兵，而藍衣的軍隊卻有着許多。

啞場

戰爭開始，各方面輪流的動員，互相應付着，正像象棋開始的時候一樣。預諾派出了他右面的一枝軍隊作着側面的攻擊；惠萊斯里便派出了左面的一些軍隊去抵擋敵人。

一枝包含六千人的法蘭西軍隊正在向着英吉利陣地的中部爬上山去，而把駐紮在那裏的軍隊逼退。英吉利的礮隊阻住了他們的敵人，步兵把失地恢復，而把失望的法蘭西兵依然趕下山坡去。同時，後者的馬隊和礮隊又在攻打着村莊，衝到了駐紮在那裏的少數英吉利輕騎隊面前，把他們打得四分五裂。一陣灰塵飛揚着，同時還可以聽到兵士的呻吟聲和戰馬的叫聲。在這屠殺場近邊，小小的馬賽伊拉河卻依然毫不關心的向大海悄悄的流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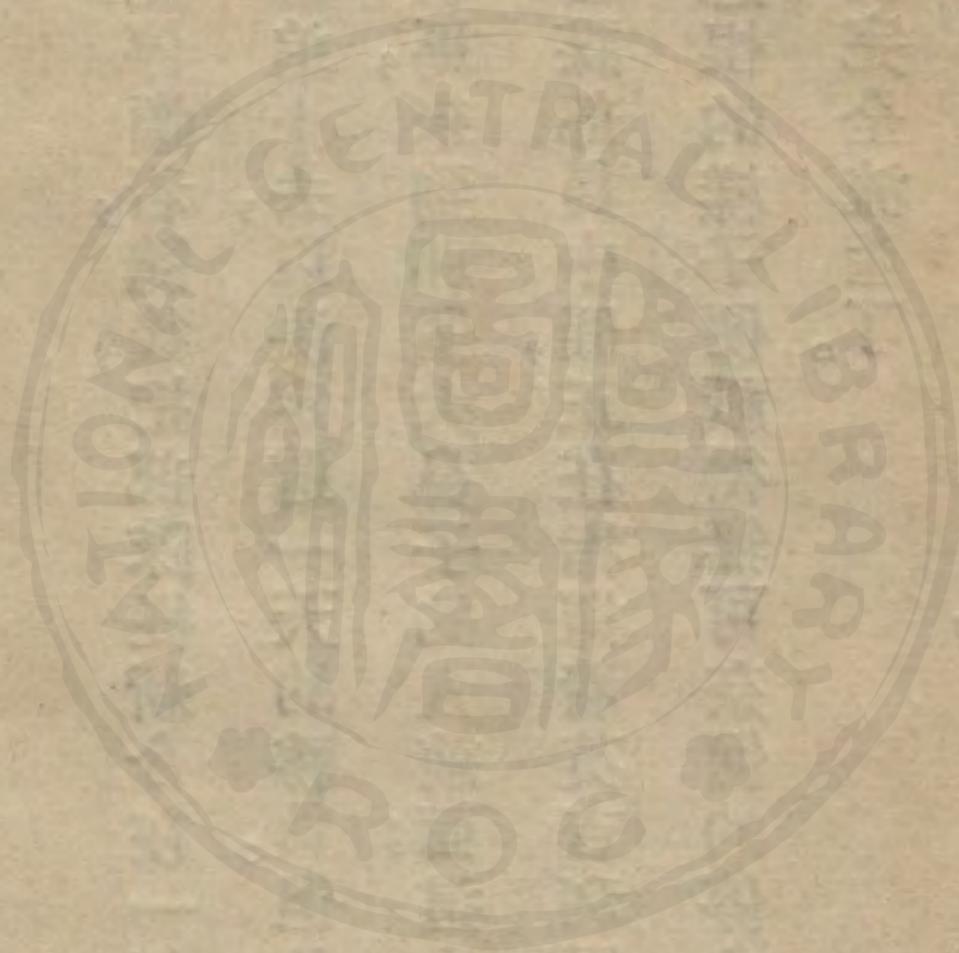
在英吉利陣地的左邊，有五千名法蘭西步兵已經爬上了山脊，兩方面都非常猛烈的互相關

着火；但法蘭西兵終於又被六隊英吉利軍隊趕了下來。此後，最北面的一隊法蘭西兵，看見別的軍隊已經功虧一簣而不得不休息着，便也過來襲擊，用刺刀把敵人趕掉，從新佔領了原來的山峯。但是像這樣的一進一出又繼續着，英吉利兵又把進攻的敵人趕下去，從新把失地恢復。

法蘭西兵精疲力盡了，祇能停頓着，隨後，把部隊從新合在一起，向對面的山崗退卻。英吉利看見他們的機會來了，正準備追上去，以決定這一天的勝負。但是人們可以看到一名從遠處的隊伍裏派出來的使者，騎着馬，來到那個大鼻子的人前面；這大鼻子的人帶着一架望遠鏡，佩着一把印度刀，站在他的參謀部員中間，正在指揮着英吉利軍的行動。他接到了這一角公文，像是很驚異，同時又顯着忿恨的樣子，便祇得無可奈何的停止了追擊。他祇得向他的將軍們收回了成命，於是這嘗試便完全流產了。

法蘭西兵便不再來麻煩的繞道向他們所從來的，通託萊斯·委德拉斯的大路退卻，而把幾近二千名的死傷的兵士剩下在他們所離開的那山坡上。

啞場完畢，幕落。



第二幕

第一景

西班牙

阿斯託爾加近旁一條大路

看客的眼光，從一個酒窟的內部向道路掃射着，這酒窟是開在道路旁邊，是一所荒廢的屋子的底層，屋子的頂門，和百葉窗，都已經給拆了下來，讓軍隊做營火燒了。季候是在正月開始的當兒，原野滿蓋着一片泥濘的雪水。路上不時不刻的有一些笨重的車輛走過，路面已經被攪得成爲黃色的，有半膝蓋那麼深的泥漿，而在道路的無數的窟窿上，又給造成了一些更深的沼池。

在陰暗的酒窟裏放着一堆堆潮濕的禾藁，有許多衣衫襤褸的人就像半埋着似的躺在草堆

裏，有許多男子都穿着英吉利軍隊的制服，還有些女子是穿着各種各式的破爛的衣服，有幾個甚至是半裸着。在這酒窟後面，從一扇已經燒掉的門裏望去，可以望到那內室裏的一些木箍的酒桶；一個酒桶上插着一把手鑽，另一個酒桶的螺旋塞也已經被打穿了。酒流到水瓶裏，浴盆裏，碎磁裏，碗盞裏，以及一切臨時的容器裏。那裏的人大部分都喝醉了；有幾個簡直醉得失去了知覺。

這些人物差不多什麼事情也不做，祇是在呆望着外面的，幾乎是不斷的在走向同一個方面去的車輛。這些人裏面包含着從羅馬那侯爵所帶領的西班牙軍隊裏出來的一些混雜的散兵，和約翰·謨亞爵士部下的退卻的英吉利軍隊——那隱匿着的一些逃兵也是屬於這一方面的。

第一逃兵

啊，他是一個八十一軍的兵士，我很願意叫那個可憐的傢伙知道，我們這兒已經有了人生在

世所能希望的一切東西了——好酒和肥美的女人。不過，我如果告訴了他，可不是我們自己倒沒有地步了——是不是？

他指着一個跛行着經過的人，那個人背上既沒有火鎗，也沒有背囊。在被那已經遺失掉的背囊幾星期的摩擦着的那個肩頭上，短衣和襯衫都已經給擦破了，而他的皮膚露出在外面。

第二逃兵（昏沈的）

他也許是八十一軍的，也許是八十二軍的；可是，我不怕自相矛盾，我倒要這樣說，我願意上帝能夠讓我回到舊時的不列斯多爾去。我與其在這兒一桶一桶的喝着這些野蠻民族的酒，倒寧願回去喝一小盞我們自己的真正的「不列斯多爾牛奶」。

第三逃兵

祇有你纔是這樣的良心不知足，你已經把酒喝了那麼許多了。我跟你是一樣的，不列斯多爾

人，可是，我卻願意在這裏，也就像你願意在那裏一樣。那邊跟這兒完全不同，那邊沒有這些出於自願的，同時平常也是很規矩的女人；那邊也沒有公開的酒店。這個地方既然逃兵是那麼多，我倒要把我那一份喝剩的酒趁早先喝了。

他用肘子爬到了一個酒桶邊，翻過身來，讓酒流下他的咽喉去。

第四逃兵（向一個正在打鼾的第五逃兵）

夥計，你別在這兒打這樣響的鼾哪。又有許多人到這兒來了；如果咱們一不小心，就說不定會讓他們發現的。

在外面，有一大羣逃散的軍人上場來，有的還算穿着雙破爛的鞋子，有的卻赤着脚，而赤脚的人之中有一些脚上還流着血。有幾個人的手臂上和腰上還拖着像他們一樣衣衫襤褸而又

赤着脚的女人。他們經過。

軍隊的退卻還在繼續。又有許多羅馬那部下的西班牙軍隊混亂的跛行着經過；隨後又上來了一隊混雜的英吉利馬兵，有一些步行着，有一些騎着馬；而這一隊人中的最後一個，是騎着一匹背頸上除了脊骨和鬃毛之外什麼也沒有的，掉落了蹄鐵而四足疼痛着的瘦馬。在經過的時候，那牲口竟力竭倒在地下；軍人走了下來，用手鎗把那牲口在頭上打死了。他和其餘的人繼續行進着。

第一逃兵（又聽到一陣脚步潑着水的聲音）

據我從這聲音來判斷，這一隊算是比較有點秩序了。（他伸出項頸去。）啊，這是四十三軍的一位軍曹，和他們的剩下來的一些第二隊的兵士。啊，上帝呀，在後面不遠的地方，我還看到放光的頭盔呢。這是一整隊的法蘭西輕騎兵！

法蘭西輕騎兵在場上的左邊的後方進來。那四十三軍的最後一中隊轉過背去，開着鎗，前進着。包在他們後面的第二中隊也同樣的幹着。這行動重複了好多次，終於把追兵打散了。法蘭西輕騎兵退去，放棄了這次的追襲。那位咳嗽着的軍曹和四十三軍的殘部又開了過去。

第四逃兵（向躺在他後面的一個女子）

我的寶貝，你看了這個情形覺得怎麼樣？它差不多又恢復了我的大丈夫的氣概了。啊，醒過來吧！咱們無論如何總得振作起來纔是。（他更接近的瞧着那女子。）我的小心肝，怎麼樣？各位朋友，你們瞧。（他們瞧着，發現那女子已經死了。）我真想不到，她倒下去的時候是已經死了……祇在一小時以前，我還盟着誓要娶她呢！

他們沉默着。外面的雪地裏，軍隊的退卻依然在繼續，現在經過的是一行牛車，後面跟着一羣混雜的英吉利和西班牙的殘兵，騾子，以及被英吉利軍官僱來搬運他們的行李的騾夫。那些

驟夫向四邊望着，發現了法蘭西輕騎兵曾經追趕過來，便把縛着沉重的行李的綁帶割斷，帶着他們的驟子逃散了。

一個聲音（在後面）

總司令已經決定要維持紀律，我們一定要強迫執行。這裏再不準有人逃走了。在這一回的失敗中，這種行動簡直是比殘殺和搶劫都更壞的！

一位英吉利驟騎隊隊長，一位參將，約莫有一打的衛隊，和三名囚犯上來。

隊長

我們祇要拿一個人來做榜樣就夠了；如果他們願意抽籤，就讓他們抽籤。不過要叫他們快一點。敵人的前鋒已經離我們不遠了。

那三個囚犯抽着籤，那抽中的一個人眼睛被蒙了起來。一些驃騎兵帶着小手銃走下場去，走到一座牆垣後面。聽到鎗聲和什麼東西倒下去的聲音。酒窟裏的那些衣衫襤褸的人們戰慄着。

第四逃兵

如果沒有這一堆草，咱們也會這樣的啊——在咱們這班人中間，祇有我的寶貝是健康而且安全了！

（他吻着死了的婦人。）

軍隊繼續退卻。一串六匹馬的輜重車顛顛跌跌的經過，旁邊有一位騎着馬的軍曹。在行李旁邊躺着一一些傷兵和生病的婦人。

輜重隊軍曹

如果他們真是死了，你就把他們從車子後邊丟掉了拉倒。叫馬匹不必要的費這些氣力，是沒有一點用處的。

車輛停着。兩個不久以前死去的傷兵被搬了出來。放下在道路旁邊，馬上就有許多泥濘的雪水濺在他們身上。輜重車和軍曹下。

稍停片刻。又有許多騎着馬的英吉利軍隊走過，那些馬大部分都失掉了蹄鐵，顯得腳上非常疼痛的樣子。

約翰·謨亞爵士和一些軍官們上來。在暗淡的暮色中，謨亞顯得是一個很漂亮的人物，已經早就過了四十歲，他的深黑的眼眶顯着非常焦急的神情。他口氣非常鄭重的，同時又做着急迫的手勢，在向他的幾個參謀官說話。他們穿過了臺面，走過去，看不見了，他們的馬蹄踏着雪漿的濺潑聲也慢慢的消隱了下去。

第五逃兵（在睡夢中不連貫的說）

捐鎗——開鎗——右手取彈——舉鎗——瞄準——快動作——去蓋——裝火藥——關

鎗——開鎗——實彈——

第一逃兵（拿一隻鞋子丟向那睡眠者）

你別響！你以為自己還在那個倒霉的隊伍裏嗎？

第二逃兵

我不知道他在想些什麼，可是我自己的感想，我是知道的！如果我還是在英吉利的家鄉，在那兒有的是古式的宴會，有的是真正的全能的上帝，而不是這裏的這個永久的聖母和她的孩子；——啊，如果是在家鄉，靠在那一條古舊的不列斯多爾的橋欄上，沒有人問起這種可怕的消息，冬天的太陽又像平常一樣溫和的斜照在巴爾德溫街上；如果是這樣——雖然我現在是什麼都記不清了，可是祇在家鄉，祇要我身體還很健康，我就可以想到，現在是正在那裏過新年了！這兒的情形我可不清楚。啊，今天晚上，我們是應該彈着『亞當和夏娃』的調子，又高聲的唱着『月光曲』了。

這真是個熱情的調子。那調子是這個樣子的（他用鼻音唱着）——

「我以爲是到了天明時候，

便悄悄的從她身邊溜走；

那知道這是滿地的月光！」

軍隊繼續退卻，現在經過的是頗有秩序的步兵。聽到了這歌聲，有一個軍官向四面望着，又派了一隊巡兵，帶着他們走進那所破屋子去，而大隊人馬卻繼續前進着。酒窟裏的人躲在禾藁下面。軍官各處張望，看不見人，他使用刀在草堆上刺着。

聲音（在草堆裏）

啊！見了鬼！別動手！我們出來好了！救救我們！饒了我們的命吧！

（躲藏着的人露了出來。）

軍官

你們既然還有氣力唱這些淫蕩的歌，你們就一定還有氣力可以行軍。你們全出來吧——要
不然就拿你們鎗斃，快馬上就出來！

若干人

隊長，你就把我們打死吧，要不然，法國人就會拿我打死，再不然，魔鬼也會把我們捉了去的；這一切我們都不在乎！可是我們簡直動不了。隊長，請你饒了那幾個女的，至於我們，就隨你怎麼幹吧！

搜尋者撇下了那些傷兵，卻把那些他們所可能發現的，還能够行動的人，無論是男的或是女的，都一齊拖了起來。他們由巡邏隊逼着前進。巡邏隊押解着一些逃兵退場。那些留在那裏的人向大路呆望着。英吉利的後衛馬隊穿過這場面，走了進去。稍停片刻。天色越發暗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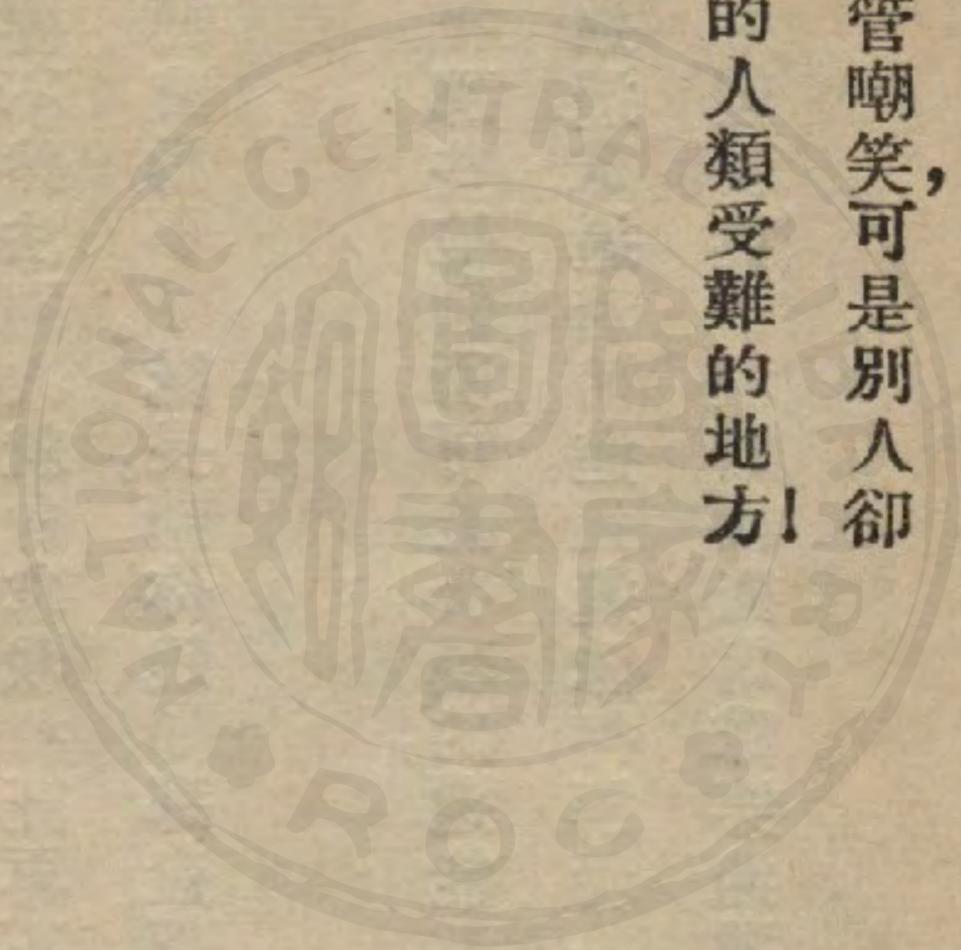
譏刺之精靈

這真是戰事的微妙的詩歌和真正的傳奇呀！

憐憫之精靈

如果你高興，精靈，你就儘管嘲笑，可是別人卻以為詩歌常是躲在可憐的人類受難的地方！

全景包裹在黑暗裏。



第二景

同上

時間將近夜半。那些留在酒窟裏的逃兵已經靠着睡眠而把酒的效力打發了去，他們被一陣新的馬蹄的踐踏聲所驚醒，而這馬蹄聲是越來越顯得堅定了。這一次是法蘭西兵，他們已經塞滿了道路。前衛已經經過，德拉波爾德的軍隊，羅爾什的軍隊，梅爾勒的軍隊，和其它的軍隊，都陸續的在這黑暗中穿過。

不久之後，皇家衛隊的輪廓顯出在眼前了，於是，那些藏匿着的人們便突然發覺了他們的處境，一下子變得完全清醒着。拿破侖帶着他的參謀部員上場來。一名驛使正在不久之前趕上了他，他便下令叫環繞在他身邊的人都停了馬。

拿破侖

點起一個火來：啊，要快，就在這裏點起來。

這些信件的内容，爲要達到它們的目標，

是不允許我們稍稍停留一下的。

有幾個法蘭西兵走近那荒廢的屋子去，檢着一些還剩在那裏的木材，把它們在路旁堆起來，點上了火。雨水夾着雪花正紛紛的掉落，爆裂的火光把四周圍都照亮了。

第二逃兵（低聲的）

咱們馬上就會變成給鎗斃了的屍首！不錯，馬上就會的！爲什麼我不死抱住英吉利，死抱住自己的信仰，而不要來貪戀這些外國的姑娘和外國的酒呢！……夥計，你能不能再從那個桶裏面擠出一些酒來，因爲我感覺到我的時候是已經來到了！……啊，我祇希望我還能有着那一把自己所

丟掉的火鎗，還能有着那些糟蹋掉的火藥可以裝進去！現在，這一粒我因為肚子餓而嚼着的子彈可大有用處了……真的，我現在就可以拿他幹掉！

第一逃兵

你要幹掉他，就得低低的躺着，要不然，他倒可以拿你先幹掉！多謝上帝，那些寶貝是走了。也許咱們不會被發現，祇要咱們能有一動也不動的勇氣，悄悄的躺在這兒。

拿破侖跨下馬來，走近那柴火，向四邊望着。

拿破侖

我看到這裏還有着一些他們的死馬呢。

軍官

是的，陛下。我們已經數過，從培那文德起

到這裏就有一千八百多匹，全都中了彈。有幾匹還得由我們來打死；他們是逃得很急，竟來不及對他們的牲口發點慈悲。他們的馬隊現在是有一半都沒有馬了。

拿破侖

那麼我們所搶到的輜重車又有多少呢？

軍官

西班牙的和旁的全完了，約莫有四百輛；還有靠十輛大車是裝滿了火藥和火鎗；還有數不清的許多散兵和他們的姑娘。

拿破侖

啊，還有那麼許多姑娘！所有虛偽的民族

全是這樣的，他們人民全是些好色之徒。——
那麼有多少俘虜呢？

軍官

陛下，七百名英國人，

西班牙人是有五千以上。

拿破侖

一點兒也不錯，

他們這樣快的逃走，爲的是要去過新年！

（他一邊拆着那些公文，一邊在自言自語。）

無論是庇得，無論是福克斯，他們都不會

幹出像這一次似的錯誤來！他們竟膽敢

在陸地上跟我們法蘭西來挑釁，那真是

愚妄到了極點的事呀！可是從那班奸黨，
例如肯寧，凱塞雷，和配西福爾這一班人
手裏，誰能夠希望會幹出什麼好事情來，
可以像一個政府當局的樣子——真想不到，
底得所這樣慘淡經營的耕種，弄到結果，
竟會讓這班無聊的政客來辦理收獲的。

他打開了一件公文，又去找尋着可以坐的東西。一件外衣攤在一塊木材上，他坐下去，靠近火，
看起公文來。其他的人站立在四周圍。被雪花所間隔的火光照耀在他的不健康的臉上和強
壯的身軀上。他變得嚴重起來，像是在沉思着，直到他的面部低了下去。

這就是他們的答覆了！他們居然還這樣

大膽的來對待我！他們竟拒絕繼續磋商——
他們把法蘭西和俄羅斯胡亂的侮辱了。

「因為有人把一些非常合法的國王廢掉，

還拿他們當做俘虜看守着——這就是說我——

「而又有有人卻爲了卑鄙的利益而容忍着

這種不公的待遇」——這就是指的亞力山大！……

啊，除此之外喬治可又要說些什麼話呢？——

「對於我們所奏的那和平的序曲，實際上

都不過是使剛逃脫了法蘭西的羈絆的，

圍繞在四周的強幹的民族軟化下去的

一種欺人的手段罷了。既已看到這一層，

我們就該明白，和平政策是應該被認爲

完全無用的了；我們祇有毫不畏怯的來面對這劇烈的血戰，即使失敗也顧不到。」

這種口氣真是荒唐極了！我是何等樣人，英吉利卻竟敢用這樣的傲慢來答覆我！

他忿怒的跳起來，在火邊來來去去的踱着。慢慢的，他平靜了一點，便從新坐下。

現在要看看奧地利那方面的敵對態度……

（他拆開了另一個封套讀着）

啊，到明年春天總得用力來對付纔是呢！

因為我是僻處在這個西班牙的角落裏，

它竟這樣毫不掩飾的說着，而且又這樣

坦白的承認了它和英吉利之間的密約，
全不想想我知道了之後會怎樣的對付。
它，英吉利，德意志！好——我能够對付得了的！

不要以為在愛爾伯和萊因河之間竟會
沒有充足的法蘭西軍隊可以消滅他們，
我們這一種最新的勇猛的策略，是馬上
就會把它的幻想打破的！不錯，他們也許
已經武裝了；不過它最近失去的那機會，
卻再也不能對它有什麼重要的幫助了！

憐憫之精靈

他可真個一點兒也沒有料想到，他現在
聲色俱厲的痛罵着的那奧地利的朝廷，

此刻正不知不覺的在育嬰室裏養着個他的未來的妻子嗎？

年歲之精靈

你也不過是猜到的，

這個人卻怎麼會知道呢？

拿破侖（拆開了另一件公文讀着）

東方怎麼樣啊——

現在連東方也鬼鬼祟祟的鑽出頭來了……

土耳其皇帝是措辭非常婉轉的拒絕着

不肯把我答應亞力山大的地方讓出來……

至於說要拿君士坦丁堡來做他的代價，

哼，我就第一個不答應。他真飛得太高了！

祇要我不以為然，看他還有什麼辦法呀！（起來。）

達爾馬希亞公爵蘇爾將軍在不在近邊？

軍官

陛下，他是剛從里昂的大路來到了這裏；他此刻就在近邊伺侍着，他是正在這裏等您披閱這許多公文。

蘇爾進來，拿破侖向他招呼着。

第一逃兵

願善良的上帝把我們從所有的大人物手裏挽救出來，把我帶回去從新過微賤的生活！那就是蘇爾將軍，達爾馬希亞公爵。

第二逃兵

照他那副樣子看來，真是我們的可憐的殿後軍的地獄公爵（註一）啊！

第一逃兵

真的，他一定要把他們逼得無路可走，纔拿他們來結果掉呢！可是明天，咱們一定要抄近路追上他們去，願上帝保佑！

拿破侖（指着那些公文）

公爵，這兒有着許多事情等我去辦理呢。

這些不吉利的內容，正像古代的預言家

對叛逆的猶太所給予的威脅完全一樣！

奧地利是不久就可以抓到我們手裏的，

而英吉利卻非常兇猛，一時不容易解決，

這真是號稱愛和平的國土的怪現象呀！

因此，我此刻必需要馬上就回到巴黎去——
至少得回到伐里亞多利德；這樣就可以
比孰在這極西的一個角落裏更迅速的
接到從驛使傳來的許多消息，同時可以
留心着這些新形勢的動向，以便積極的
籌備一次猛烈的反攻……

現在，這邊還有着拉納，他至今還死勁的

圍住了那個地獄般陰沈的查拉戈查城。

我還要再一次關照他用什麼方法先把

這一種無效的猛攻結束了。——此外還有你——

奈伊不在這裏，我想他也快要來到了吧？

蘇爾

陛下，他快來了，現在在培那文德的路上；他要追上我們，我算來恐怕還要幾小時。

拿破侖

這裏，我打算由你來替代我的職務，繼續把謨亞的殘兵窮追着，同時我再派奈伊來幫你一同擔任這工作。這一次你必需把逃亡的英吉利兵一直追趕到海邊上。你要一步不放鬆的把他們緊緊地追着。上去還不久的梅爾勒和麥爾美的軍隊，還有眼前的德拉波爾德，還有歐德萊特，此外，羅爾什和拉烏賽的勇猛的輕騎隊也會跟上來，再加上弗蘭契斯奇的馬隊。

對奈伊，我正要這樣告訴他，必要的時候，他可以帶着馬爾桑和馬底曷前來助戰。——
這樣，你的軍隊總數已經到了七萬以上，
有一萬匹戰馬，此外還有一百多尊重砲，
是一定可以把這不列顛軍隊完全消滅
而在歷史上造成一次最光榮的勝利了。
（他俯身在柴火上面，很快的寫了幾個條子。）
我要先開進阿斯託爾加，然後再回轉去，
雖然回去的祇有我一個人，但是我一走，
西班牙這方面的命運是全部交給你。

年歲之精靈

他所能計劃到的，還不是全部的變化呢。

他這一次的唯一恐不及的突然轉回身去，
大概是物極必反這道理的一點預兆吧！

人物分散，火光沈了下去，雪花和黑暗把一切都遮掩了。

(註一)『地獄公爵』原文作“Duke of Damnation”，與達爾馬希亞公爵 (Duke of Dalmatia) 聲音極相類似，
故有此語。



國家圖書館



004638086



55

籍